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第五百五十一

詞臣部二

詞學

才敏

器識

詞學

自漢氏之後代言潤色之任歸於省闈非夫學窮物表識通治體藻翰英發可以丹青帝載文辭雅奧可以導揚天律亦何能憲章古昔發揮號令使溫純郁穆有六世之風烈哉乃有練識舊典博通經術鋒氣寵拔章彩彬蔚典暢情理率循軌度祖述前訓綽有遺址

務洞臻要體以至謁稱職之譽增時文之美

或屢

委任布於佳詔良以躋歟

魏劉

明帝時為中書令善為書檄三祖

詔命

言

入為

吳曰亦為大帝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凡自

文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牒略皆綜之所造也

晉孔演為中書侍郎于時中興盛廷庶事莫創演經學博通又

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凡明帝二並親愛之

范甯為中書侍郎專掌西省康帝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甚

見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

南齊丘靈鞠宋末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高帝使靈鞠

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勅知東宮羊筆靈鞠宋時文名甚盛

王融為中書郎世祖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禊宴朝臣詔融為曲

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

梁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

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

朱异為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

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兼掌之

丘遲為中書郎侍詔文德殿武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

人遲文最美

陳徐陵初仕梁為吏部郎掌詔誥陳創義文檄軍書及禪授

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

詆訶作都於其後進文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大手

筆皆陵草之

姚察為中書侍郎歷嘉德宣明二殿及東宮三學士每有制述

多用新奇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述作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

後魏趙逸為中書侍郎大武神西三年三月上巳帝在白虎殿命百僚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喜

崔光本名孝伯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甚為孝文所知待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高闈為中書侍郎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其文亦高允之流世稱一高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收後為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令收為啓啓成上王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

當復為崔光又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新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短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有志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侯景既陷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定鄴未效耳廢帝即位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樛休之叅議吉凶之禮並掌詔誥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

邢劭字子才為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容麗累遷中書監文宣

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令劾為之序

崔陵為侍中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追於武帝詔誥表檄多陵所為

荀士遜為中書舍人以文辭見重系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

顏之推為中書舍人帝有取索常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誥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

後周劉祥字休徵為內史上士高祖北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霽布即休徵之文也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上儀同三司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

諸王爭相與交高頻楊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尤兢一時

牛弘為納言上士俄專掌文翰甚有美稱

唐徐齊暉高宗時為西臺舍人齊暉善於文詞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極仍勅日往來

郭正一為中書舍人後為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其手出當時號為稱職

劉憲字玄度則天時為鳳閣舍人文詞為世所稱

李嶠為鳳閣舍人則天深加禮待朝廷每有大文詞令嶠為之崔融為司理少卿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

賈曾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許景先開元中為中書舍人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制誥以文瀚見稱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之勢然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

席豫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

齊澣為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孫逖為中書舍人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

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

韋陟為吏部郎史張九齡一代詞宗為中書令引陟為中書舍人與逖梁陟對掌綸誥時人以為美談

常袞代宗永泰中為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制誥時稱為常楊

崔元瀚德宗時為禮部員外郎竇叅為相舉相元瀚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訓

令狐楚為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牋表制誥每為一詞纔成衆立馬傳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為翰林學士

王仲舒元中和為職方郎中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即出入皆傳焉

元稹穆宗長慶初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文詞誥所出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頌稹嘗為長慶宮詞數十篇京師競相傳唱

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文宗嘗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

五學士皆屬

臣欽若等日時丁居晦袁郁並為學士

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

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

梁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

後唐李祺初仕梁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

趙光逢為禮部郎中歷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

周申文炳太祖廣順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為文典雅有訓誥之風

才敏

仲尼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傳曰敏則有功又曰敏於事蓋敏之時義遠矣哉若乃祇率官次躬膺明詔國典有稽緩之禁公家有累委之命至於奉開宴臨豫游授簡為文無容宿構於坐立奏煥然成章非英氣積中天機俊發又安能翰動若飛筆不停綴布辭令於俄頃猷嘉頌於行在夫如是則持橐簪筆垂紳束帶並集龍鳳之署待詔承明之庭斯謂無曠其職者也若

乃不野不史有德有言然後親日月之光潤金玉之度始可以無媿矣

漢枚臯武帝時為郎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群臣喜故臯

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祺祝求月今祀於高祺高祺求子之神也武帝

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祺祠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

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令慎終如始也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其

泉雍河東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

戈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蹇足蹇之也鞠以耳為之中實以物蹇蹋為戲梁也帝有所感

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吳薛宗為尚書僕射大帝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宗承詔卒造

文義信辭粲爛大帝曰復為兩頭謂更添一頭更祝之語使滿三也綜復

再祝辭令皆新衆咸善之

晉鍾會為中書侍郎時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

不可意命松更定已更時久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

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

王王曰不當尔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

不敢饗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王問松會所能松曰博

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

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南齊劉係宗為中書通事舍人太祖廢蒼梧明日呼正直舍人

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

之日使寫諸處分勅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七人書吏二十人

配之事皆稱旨
梁裴子野掌中書詔誥高祖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勅子野為諭
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
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
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文甚壯俄又勅為書諭魏相元義其
夜受旨子野以為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勅催令開齋
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奏之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
檄皆令草創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華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
與今文体異時或有詆訶者及末皆翕然重之或問有為文速
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
一也俄選中書侍郎

朱异普通中為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
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
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掌典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詳
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
間諸事便了

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為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思每奏
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

蕭介博涉經史善屬文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
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自若介染翰便成
又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日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劉孺為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敏速嘗於御坐為詩賦受

田所
詔便成文不加點高宗甚稱賞之
到沆為太子洗馬通籍文德殿學士省時高祖讌華光殿命群
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甚美文甚美
謝徵為鴻臚卿時後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
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嘉歎焉
謝監為吏部郎嘗侍高祖坐勅與侍中王暕為詩各贈其文甚
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

王規為黃門侍郎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
賦詩同用五十韻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為侍

中

褚翔為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高祖宴群臣樂遊苑別詔翔與

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
城王文學

陳蔡景歷高祖初為中書通使舍人掌詔誥景歷屬文不尚雕
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當世所稱

顏光文帝炎嘉初為中書舍人掌制誥其表奏詔書下筆立成
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

陰鑑幼聰慧炎嘉中為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讌群臣
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詔鑑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鑑援
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

傅縡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縡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
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為後主所重

後魏徐紇字武伯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靈太后臨朝
紇為中書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
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
無雅裁亦不過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琊王誦並稱文
學亦不免為紇秉筆求其指授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
或有存於世

高恭之字道穆為中書舍人元顥逼虎牢道穆勸莊帝北渡循
河東下徵大將軍元天穆於滎陽別徵尔朱王赴河內以犄角
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
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
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為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
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
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時年二十
六孝武初又詔收攝大職文誥填積事成稱旨侯景叛入寇梁
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
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帝曾遊東
山勅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閔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
寮大嗟賞之收自東魏孝靜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
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
有同宿構敏速之工刑溫所不逮也其叅議典禮與刑相掎
杜弼為大行臺郎中從武帝破西魏於印山命為露布弼手即

書絹曾不起草

盧詢祖有學術文章華靡為後生之後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文宣使小黃門勅祖勳母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託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

後周呂思禮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

隋楊素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武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唐顏師古武德初為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奏請填委師古性既明敏達於從政凡有詔誥皆成其手

岑文本為中書舍人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便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張昌齡弱冠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及第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俄頃而就帝甚悅

楊師道為侍中時太宗好五言詩見師道所製咸稱善嘗宴近臣謂道曰卿善篇什工毫翰如聞酣賞之際援筆直疏有如宿構今可試為之師道拜伏奉詔造次便成略無點竄仍令再三吟諷舉坐莫不嗟賞

許敬宗為太子左庶子兼脩國史貞觀十九年從太宗征遼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及岑文本卒于行所驛召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賞自是專知制誥

常承慶為鳳閣舍人屬文敏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後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第昌宗失實配留時易之等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欲草赦書衆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詔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擾援筆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

劉禕之字希美則天臨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

主力長壽中為太子典膳丞知鳳閣舍人事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力乃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之

劉幽永為朝邑尉夜從玄宗平韋庶人是夜所下詔勅百餘道皆出於幽永

蘇頲為中書舍人景龍四年玄宗初定內難屬機事填委文誥萬計頲在太極殿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草詔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李白天寶初待詔翰林白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

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筆頃之
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徐浩肅宗初爲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
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

陸贄爲翰林學士建中四年朱泚謀逆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
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
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
會書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
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挽

韋處厚穆宗時爲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敬宗嗣位詔以本官充
翰林承旨學士每草詔立就愜會帝旨

柳公權文宗時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
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物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
乞公權輦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
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春了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月得
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封敖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寄澀
武宗深重之

陸扆昭宗時爲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
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願待特異

後漢劉岳昭宗末爲殿中侍御史召入翰林爲學士岳爲文敏
速好詼諧秉筆無滯

李琪初仕梁為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
邠岐比攻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
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論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

器識

夫天地粹和之氣賢者稟之而生故蘊而為器識發而為事業
乃有踐禁掖之地居文翰之職沉默以遠勢廉讓以鎮俗敷陳
嘉謀聿沮於群議罄竭明誠克清於大慙或見於事未兆或形言
於必中或應機立斷或守正不回斯皆邦家之光生民之秀咸
用論次垂諸不朽者也

齊傳昭明帝時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
無預

唐楊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
故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解維
科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為品秩同列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
為時論歸美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大歷十三年六月隴州沂源縣河西軍都
虞候趙貴莊營田有猫鼠同乳不為害隴右節度使朱泚籠而
獻之代宗遣內常侍吳承倩出示百寮宰臣常袞等及文武百
寮蹈舞稱賀祐甫獨不賀曰猫者猛鷲之類本合食鼠猫鼠不
相傷是反天性違物理也不宜稱瑞對百寮白于袞袞愕貽久
之謂曰國家祥瑞舍人獨執異見聽舍人自奏祐甫將附中使
口奏承倩不受乃抗疏曰今日中使吳承倩宣進止以籠盛猫

鼠示百寮者臣知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祀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石鼠石鼠無食我忝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麇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家用此之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猫受人養棄職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文以茲稱賀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洊至紛紜雜沓史不絕書若以劉向五行論此恐湏令憲司察視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輒塵旒宸伏勝戰慄宰相常袞以為和同之象上表稱賀及祐甫疏入帝甚嘉之不復省常袞之表

陸贄德宗時為翰林學士贄性忠蓋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效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贄嘗啓帝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咎以感動人心昔湯武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

姜公輔為翰林學士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倉皇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為涇原師得士心昨以朱

用刑元罪
滔叛坐奪兵權泚嘗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駕駕忽
群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奏陛下若不能坦懷待之則必殺
之養獸自貽其患悔無所及帝曰已無及矣

李昭初自尚書郎出為蘇州刺史暮月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
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為次序使由刺史玷綸闕非
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崔群為翰林學士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為遂王憲宗
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群與澧王作讓表群上言
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理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
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

韋處厚為翰林學士敬宗寶歷二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作難
是時變起官闈事生倉卒處厚博通古今雅有體識其夕制置
皆處厚詳定既行無不得宜為時所伏時詔命將降未有所定
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
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更事耻諱遂奉藩啟行焉

後唐盧導明宗長興末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
鳳翔擁大軍赴闕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
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
導與舍人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
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
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母后率尔而行馮道曰事要務實勸進
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修

睦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辭以對不如率群臣詔宮門取太后進
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地巡檢安從進報曰滌王至矣安
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
外又令導草勸進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
信罪人矣導之守止也如是

晉李懌初仕後唐天成初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
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如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
人仍請詔翰林學士作一詩一賦下貢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
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
懌為之懌笑而荅曰李懌識字有數項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
後生髦俊為標格假令向不得進士就春官求試落地必矣格
詩不敢應詔召子多其識大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二

詞臣部

獻替

夫獻可替否弼違箴闕竭慮以盡規犯顏而無隱者真通臣之任也若乃典司命令發揮帝載布位局闡備問清宴而能蘊直方之節勵忠盡之誠罄其智慮思有補益或削牘為奏極於敷陳或乘間以言異其感悟嘉謀溢於籍英風聳乎來裔自非乘彛有守持正無撓以蹇諤為已任靡循理而取容不苟貪於寵靈期有利於社稷者又孰能批逆鱗之威進苦口之說哉

唐裴灌為中書舍人睿宗太極初炎旱寺觀興役灌上疏曰臣謹按禮經春夏今日無聚大眾無起大役不可以興土工恐妨

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役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近日已來雨雖不多僅得下種若不勸以農桑恐弃本者多故書云雖有鎡基不如逢時言在乎時不可失也今春告期東方作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妨益尤少耕夫桑妾飢寒之源故春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不時作兩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為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深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處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若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假黎元飢寒之弊哉帝覽而善之

蘇源明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肅宗乾元二年十月詔以十七日幸東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為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為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曰臣等今日四日及七日上言車駕幸東京不便顛天而訢稽首而祈竭誠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咎自毒若憐若狂以為兩淫孟冬霖積季秋道路且泥甚不可一也從春大旱方始秋苗田農之間十已耗半方且歛獲猶未收入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祗迎之苦水欲澄而撓之人欲靜而勞之甚不可二也臣等每立廊下竊見旌旗之下盡是餓夫執爨仆于行間者日見一二市井之中半是餒人或求食死于路

傍者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人連牆盜兇接棟磨礪以須陛下出尔前麾凌于灞上克人肆于城中大夫必不能能幅而禦之甚不可四也臣等伏料之殷鑒不遠近在天寶十五年季夏尔聖皇巡蜀後大都內府財貨朝臣富民資產盡在道路之手有乘馬馱驢入宣政紫宸殿者擾亂如此一至於此况陛下復二都有四海日淺錢穀滿蓄不及曩時今者必為利而行此賊臣作計誘掖給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鬲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宜速下詔書罷東幸不然窮隸樂禍已扼腕尔甚不可五也方今犯王畿者河洛繹騷侮侯服者江湖叛據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彼思明康楚元者來救之庶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媒孽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自河南北盡為盜境准東江西又見脩阻王公已下未及廩祿將士已來且去日月陛下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有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用此奚為中官指使太常工樂外一切放歸仍給長牒勿侍待五六年後隨事進退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司空李光弼能拔河陽尚書王思禮應下晉原中丞衛伯玉勁卒劫馬者過折支不日且至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乘關口過二室揚州長史鄧景山凌長淮餽梁汴然而狂賊失身蹙于緱氏山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鬯子只待反接耳陛下不坐而受之而欲親征徇一朝之怒其不可八也王者於天地神祇第付之有司享之牲幣則已夫何求哉記曰不祈土地今方士恣愚巫祝淫瀆妄有閔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

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不幸之謂害臣等見陛下否而弗聽
鰥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陛下或容而免之或毀而罪之
凡百之臣如昌言于朝有萬之口必錯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
聞子不諫于父且焉得為孝乎臣不諍於君又焉得為忠乎不
孝不忠而苟榮冒祿圜牢之物不若也臣等至賤不能委身圜
牢之中將使樵夫共指而笑之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玄微養
和淡泊天下幸甚帝省表遂不東幸

常袞代宗永泰中為中書舍人時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
子監事袞上疏以為不可時朝廷多事西邊北邊連為寇盜侵
逼袞累上表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

令孤峘為中書舍人德宗初即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臣
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偶昌運謬參
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焉臣嘗讀漢書見劉
向抗疏論王者山陵之式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
勤儉是務必求合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変其肆禹葬會稽
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立隴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
之制禹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不及也景帝非不孝也
其塋君親皆守微薄至宋文公始厚塋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
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塋於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
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故桓魋為石椁夫子曰不
如速括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
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是以漢脩霸陵皆以瓦噐不以

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德者塋逾薄無德者塋逾厚昭然可觀
今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珎雲物
之端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底貢
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
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
制度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度務取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
此緣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
明詔發德音皆比蹤唐虞迢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目有違賢
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
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爲緣飾陛下恭順先帝動無違者
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伏惟陛下遠鑒虞夏周漢之儀深
堆夫子釋之之戒度奉先旨俯遵禮經爲萬代法天下幸甚今
赦書雖頒行諸條猶未出因之奉遺制敷聖理固其時也伏望
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况臣忝職史官
親述睿德耻同華元樂舉之爲臣也願以舜禹之理紀聖猷也
夙夜懇迫不敢不言祇犯聰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
詔荅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
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爲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禮非
唯中朕之病兼以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
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從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
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陸贄建中初爲祠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性忠蓋既居近密感

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政或有缺巨細必陳四年涇原兵叛從
幸奉天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類種
百六凡事宜有变革以應時數德宗謂贊曰往年群臣請上尊
號聖神文武四字令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於朕舊號之
中更加兩字其事如何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恭
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令者奎輿播遷未復宮
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
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覽群心痛自貶損以識
靈譴不可近從一末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
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
謂或稱皇或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
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神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
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
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
今時運屯否事屬艱危又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
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
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
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帝納焉但
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列之際士衆
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
奏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文盈二庫名贊諫曰瓊
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

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費貢獻宜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惟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下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藏未歸大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蕭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徹厲之誠臣昨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喙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諸道貢琛遽私別庫万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急形謗讟或醜肆謠言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畝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綏夾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其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非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衆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御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太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帝嘉納之今去其題署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溢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

方艱阻不獲已命為翔鳳節度使帝忿其弑逆心不能容既至漢中楚琳使來絕不召對贊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畧列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賊所扼僅同王命唯在褒斜此踞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臣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膺分矣其勢豈不病哉帝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時帝又欲以谷口以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分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贊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恐

與介胃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送赴行在贊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惧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憤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懷於絕岸牧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下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損弃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昨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

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惧汰侈之易滋艱之惟難猶恐戒惧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之少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万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維新之望也失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令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閔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中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永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少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暉珉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自車駕播遷贊奏云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

動人心昔湯武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昭王失國亡走
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君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謝
天下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喻旨德
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
者咸以為帝之剋平仇寇旋復天邑不唯神武之功爪牙實力
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
下之幸奉天山南特赦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時
見之即知諸賊不足平也

衛次公貞元末為左補闕充翰林學士順宗在諒閣外有王叔
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內廷多所規正
李吉甫憲宗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中書小吏滑渙

與知樞密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及劉闢反憲宗
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
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由是甚見親信

李絳元和初為主客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孜孜規諫為已任
憲宗初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歸其家
私財帛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剝剝六州之人積
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
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並以賜本道百
姓今年租賦則百姓欣戴四海歌詠也帝覽狀嘉之時中官吐
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既為神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
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且上聞令翰林為之文加之厚賜絳

即上言曰陛下布維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
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曰
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治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
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及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
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
煩酷之政然後有之梁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
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
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
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
經之事而損聖政近者聞臣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聖
內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此碑
既在安國寺即不得不叙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
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
罷帝覽狀即時不令建立先是軍中已建碑樓猶延候帝旨不
令毀去帝知之令以牛數十拽倒絳又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
忤帝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帝怒甚厲聲
曰卿所論事何大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
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
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
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
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恐威福大盛上損聖朝臣所以
不敢不論爾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帝見其誠切不迴怒色

卻散稍慰喻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
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
帝遽宣宰臣命與改官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
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
姦人所排陷將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得獲寬宥及鎮州節
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末可絳既盡心
規益憲宗每有誨訪多叶事機

崔羣元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
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
羣以禁密之詞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
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二疏論奏方允時吐突承璀恩寵特

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意澧王欲以威權

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及將用拜太子

即穆宗也

詔羣代澧王作讓

表羣奏曰凡事已合當而不為則有退讓澧王非嫡不當立復
何讓焉憲宗深納之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疋充助
脩開業寺羣以為是實無名賦尤不可請止絕所進羣前後所
論率多聽納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監察御史元稹謫為
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於憲宗前抗論稹無罪居
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情外聽
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
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祗如奏李公佐等事多是朝廷親

人誰無私因以狹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
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為
誠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
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
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
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
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
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
哱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
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寔損聖德臣恐從今以後中官出使縱
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
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
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
八十餘家又奏王綱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
裴汾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改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
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
官令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
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
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
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
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等
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

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
絹為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
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
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帝又欲
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
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
鐔進奉而典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帝令神
策中慰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七十八居易面論詞
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帝
多聽納自去平已未舉泰

李德裕穆宗長慶初為屯田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時穆宗不持
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道中人旨與之權臣往
來德裕上疏曰臣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並不與合朝
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等輒至宰
相及要官宅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唯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
羣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
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自今已後有公事任至中
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帝欣納焉

陳休退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三

其類詞臣部

獻替

獻替第一

謬誤

稽緩

唐韋處厚穆宗時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詆

諧佗門提進自京兆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

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推益舊法為弊年深欲

官自茶鹽可富國疆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

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

及害以為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

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

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荅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
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道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
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
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脩撰實錄未成許二
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尚書敬宗即位李逢
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搆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
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止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
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
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
甚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又曰讒
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
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吏縱
有罪憊陛下猶宜洗豐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
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為太輕
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鹿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
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
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
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
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
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
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
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

五今則陛下皇太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
悟其意又山南東道節度牛元翼家悉為鎮州節度王庭湊所
害敬宗既聞元翼一家無辜併命深歎宰輔之無才致使姦克
久未率化處厚因上疏曰臣聞汲黯在相淮南不敢謀反干木
在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
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庭湊克融皆
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西夷北
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廩廟筭况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
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佗術順人
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
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
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
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
存終始之分但不乖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則負四海責望退
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臣被
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答群議披肝感激伏地
涕流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初度為逢吉所排至
是復兼相任皆處厚與李程內以公議贊成寶歷元年四月用
尊號禮畢大赦天下是時宰臣李逢吉與瑞州司馬李紳不叶
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
蓋欲使紳不霑恩例也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新左降
官不該恩澤大宥之體有所不弘臣竊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

紳量移故有此處置若如此則應是近乎流貶官因李紳一人
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庭自
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
囚齊桓舉為國公冶長繆繆仲尼選為宥親有罪猶宜蕩滌無
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用禮盛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
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
紳且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存至公伏乞聖恩察臣肝
膈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相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准
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深悟其事乃追赦文令添改由是紳
得移為江州長史

高鉞為翰林學士敬宗初遷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謝恩於思政
殿因諫帝以求治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喜深納其言
柳公權文宗大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文宗因便殿
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
詠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番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
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
公權詞氣不可奪累遷諫議大夫工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
嘗入對曰帝謂之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
物議頗有減否帝曰旼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
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勲
德除鎮攸宜人情議論者言旼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事信
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

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敗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韋澳大中中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歆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李蔚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懿宗咸宗十二年賜安國寺講諫造寺曰夫釋教以清淨為基以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利欲以損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經曰

一切有為法如夢如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滅凋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及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矣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高宗朝上公也元崇先天開元中賢哲也替否中宗睿宗時直臣也每覽斯文則未嘗不廢卷長歎而感慕之臣幸居近侍叨職貳卿胸臆之間雖寡秋毫之智肺腸之內厚涵春露立仁既自昧讜言又不稽故事覲顏頤上其何以安願迴日月之明少鑒芻蕘之款帝循省加歎竟未能罷其事

後唐趙鳳同光中為翰士學士莊宗命劉皇后拜張全義為養父后傳教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為父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彼睿慈獲親密勿在可言之地居掌詔之司其或事異常規禮關草創程式先謀於國輔封章默貢於天聰庶顯公忠免貽錯失今月九日中宮傳令命脩張全義書題將行父事之儀有玷君臨之道既行文翰難決否臧奉行則罔叶國經違命則恐虧臣節遂脩記事取則宰相貴動合於楷模期永垂為規範以茲奉職庶顯致君臣聞覆萬物者天載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代攸同二儀無改伏惟陛下恢張九五統馭玄黃外設明廷內崇陰教言動而華夷知仰施張而幽顯欽承張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校承陛下曲旨受皇后重議致紊彝章有妨輿議臣又聞纂洪極者真主行直道者忠臣不可務一時之緘藏失久長之體制得不恭陳乎疏罄露血誠庶裨益於神聰免隳張於王度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瞽動畏簡書時開睿敏之懷永守文明之訓使聖后式全其內則元臣可保於令圖永揚日月之光載理乾坤之體臣職叨待容名忝論思謹避事以不言是偷安而冒寵疏奏帝雖加其直誠而劉后以拜全義追改無及劉贊為比部郎中知制誥明宗天成二年八月贊上言曰臣聞信者使民不惑義者使民知禁非信無以彰明德非義無以顯聖猷此乃三代英風百王令則伏惟陛下恭臨寶位虔紹鴻圖握金鏡而照萬方運璇璣而調四序遐敷至德廣納忠言凡列

周行許陳封事雖皆聽覽而尚寡依行縱所依行亦未遵守自
此或有益國利人之術除姦去弊之謀可以擇其所長便為永
制仍乞特頒誥令峻立條章豈唯示信義於域中抑亦振威風
於海內既遵法度必致治平
張文寶為中書舍人天成二年十一月文寶上言曰巡狩省方
唐虞之舊典弔民發罪湯武之前功陛下親統貔貅盡除梟獍
刷盪瑕穢殄息氛埃天威已震於華夷需澤又沾於幽顯動植
蘇恭遐邇歡康所宜旋軫神都凝旒紫禁居中土而表正來方
國以均輸允叶億兆之心共樂雍熙之化

于嶠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天成二年嶠上言請邊上兵士起
置營田數趙充國諸葛之術庶令且戰且耕望致輕徭之三年

嶠又上言曰有國有家既定君臨之位無偏無黨方明王者之
心苟少虧於同軌同文則微損於盡善盡美竊知河朔令錄須
俟本道薦揚朝廷就加其命况今萬國諸侯猶請行而共職豈
使一方令長獨端坐以徼官未敦革故之風深缺惟新之化觀
茲關政敢貢直言乞宣付中書委於銓管此後並從常調七月
嶠上言曰協和萬邦明主所以安社稷平章百姓哲后所以懷
黎民將延七百載之洪基須安億兆衆之黔首臣幸遇聖明之
代敢傾愚直之誠伏以朝廷先有指揮今年更不通括苗畝宜
從特旨頒作溥恩且屬夏秋已來霜雨頻降在山川高土則必
有豐年想數澤下田能不無水厄脫或已作黃汙行潦不當猶徵
青苗地頭不唯損邦國風化兼恐傷天地和氣儻或皇帝陛下念

用所元龜
慈狂直哀彼災祥持於淹浸之田別示優隆之澤重委鄉村父老通括不令州縣節級下鄉如或檢驗不虛即日蠲減租稅或有司以軍糧未濟兵食是虞即請却於山川之田豐熟之地或於麻鞋稗草蠶鹽池地頭據其分本價錢折納諸色斛斗所謂公私俱濟若樂皆均捨其短以從其長將有餘而補不足臣每因急務方敢上言前後所奏十件有司未行一件伏乞陛下念臣若思察臣盡心或可施行不令停滯

晉程遜初仕後唐為中書舍人上言以民間機織多有假偽虛費絲縷不堪為衣請下禁止庶歸朴素後為翰林學士與學士和凝張厲等上十三事其一前代帝王親觀風俗訊民利病其後不暇親行亦遣使巡行風俗唐朝於十道置採訪使一員請如舊制亦冀民病蘇舒其二天成已未久不括田自水旱累年民戶疾苦不均今歲夏秋或稔於常歲請行檢括庶獲均輸其三中原邊上率多閑田可令近下軍都興起屯田舊時銅冶鐵冶亦令軍人興置不費於民其四人君求理欲廣視聽須群君上言然則人才有短長智略有能否其於聽用之間乞番睿鑒伏恐失人其五朝野官吏人數衆多若不行黜陟之科何以察其能否望准考課令凡中外官歲終較考以行進退其六古人得位相讓所冀不掩賢能得其髡俊請依建中故事群官授命後舉人自代其七治道既知損益務實去華伏見自中興已來或於邊境權立州縣名目戶口不多虛張吏員外費祿食其權置名目望一切停省以賑邊軍臣伏見徐宿州管內有泗濱院

徐山院市丘院白土務所管人戶共數千家請罷廢名額其戶
稅請還州縣其八請止游惰勸農桑減冗食之負停不急之務
其九君上置諫諍之官此期聞過况聞官給諫紙虛佇儻言時
政有所不便請諫官陳論詔書有所依違請給事封駁其十國
朝承平時諸監鑄錢不輟尚不能給今國家所鑄絕少而市人
銷錢貴賣銅器累行止絕尚未知禁伏乞嚴下條法其銅除鏡
鞍轡腰帶外不許市賣銅器犯者以贓論其十一沿邊鎮戍請
明斤候習戰陣謹烽火夷狄知懼戰必有功其十二每年給散
蠶監不敷斤兩雜之以硝土請給散之時命清強官止絕其十
三伏聞關西河東人民饑饉殍殍者多其城市鄉村積粟之家
望令官司通指姓名俾令出糶以濟飢民中書門下覆奏程遜等
十三事其置採訪使難擇公清之吏却生僥倖之門閭閻疾苦
則未能勞供湏則轉費况刺史廉使自合訪求不勞別置其累
年水旱欲與檢田以均勞逸今年夏苗已多災旱秋稼今未及
時請下三司可否聞奏其屯田治務興造之初所費不少今國
力未辦可俟他時其受官舉代劉鼎近已上聞其餘九件並可
施行擇良善為心腹群官書考併省州止游惰勸耕桑諫官論
事給事封奏漸用銅器邊城習武備差官散蠶監均茶以濟饑
民等事詔曰程遜等所陳時務並關王道兼雜霸圖益國利民
無所不至成仁去害悉在其間救時病以良多此忠言之更切
封駁詔勅尤可施行餘據事條下所司

周張昭遠初仕後唐為都官員外郎知制誥明宗長興元年昭

遠奏古者聖帝明王愛民恤物先要察其利病愍其凶災既黈
續以垂旒難家至於戶曉其間疾苦安危細微每臣見諸處奏
報今春已來穀價絕賤如聞梁益抱聊生之歎登萊有餓殍之
人方當盛明深不宜稱臣必恐下民疾苦之理道未周長吏即
不上聞百姓無由自訴藏姦積弊威福臨人僻郡遠藩慘舒自我
苟無廉問何表雍熙竊觀本朝二十聖之規模三百年之基構
事皆師古政在安民一歲不登則命輔軒之使三農或匿則覃
蠲賑之恩所以國祚延長生靈推戴上希穆清之化下無愁難
之聲詢於舊章其道猶在唯聖主行之臣請依本朝舊事選擇
郎官御史清強幹事者每歲分行天下宣問風俗求瘼懲違凡
人間疾苦巨細盡許止聞朝廷詳其利害則皇風遠洽貪吏革
心庶幾明時盡除弊政疏奏不報

和凝初仕後唐末帝清泰二年為翰林學士上言當真觀之朝
則廣開醫學及開元之代則親制方書爰在明朝宜遵故事方
今暄燄在近疫癘是虞言念軍民宜加軫閱其邊遠戍率及貧
下農人既難息於苦辛或偶染於疾疹地僻既無藥物貧家難
召醫師遂致疾深多懼物故荷戈執耒皆展力於當年問疾賜
醫宜覃思於此日其諸處屯戍兵士令大醫署脩合傷寒時氣
瘡痢等藥量事給付大軍主掌以給有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唯
醫疾令合和藥物救其貧戶兼諸依本朝州置醫博士令考尋
醫方合和藥物以濟部人其御制廣濟廣利等方書亦請翰林
醫官重校定頒行天下

王易簡仕晉為中書舍人天福三年易簡進漸治論曰臣聞天地之道起於漸夫天之高畜雷震之威雨露之惠覆於萬物必從漸而生地以之厚負江海之滋淮濟之潤載於萬物亦從漸而長况人者無天之功之地之力勞方寸之心豈可急速而治天下也惟我后膺圖履運握鏡臨人蘊勤儉之風秉弘厚之德內無耽翫外絕奢華信任股肱委伏將師自有仰成之化固多定亂之功今者所以尚撓聖懷親勞御札者何直以庫藏稍虛士卒微隋使天威之莫震令王化之未敷此則非臣下之無謀豈君上之有過蓋承偽廷之困弊遇數歲之亂離今國家宜靜以圖功不可躁而取失或歆急徵暴斂則百姓愈逃或以峻法嚴刑則三軍以叛莫若制治於未亂求安於未危者也凡止亂危者應法上玄則以好生惡殺為心接諸侯則以舍垢匿瑕為念夫如是即水旱無由而興干戈何門而動者也考諸政教則樂禮咸在刑賞具存任四輔提其剛遣百司舉其目必見梯航常貢士馬日精所謂強其幹而弱其枝深其根而固蒂於是天地有清和之氣星辰無謫見之災可以薄賦恤萬民足以虛懷馭群后或思正名於中夏問罪於殊萬人皆同心兵必戮力寰區既定帝道自隆躋元首為睿聖之君列四輔作賢明之相主則社稷無患臣則子孫永安此則顯漸之功見治之驗矣勅王易簡手演王言心資帝業當開創之運以遠大而論天不能蹙變四時地不能躁成萬物况當革夏盡已從周化未可以驟行事只宜於漸治不疾而速其在茲乎所貢論宜付史館

竇貞固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天福三年貞固奏曰臣伏
覩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寮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為明知人則哲
聖君在位數澤莫有於隱淪昭代用才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
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
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臣欲請降勅命指揮文武
百寮每一司之內共集議商權一士奏薦述其人有其能某解
堪為某官某職便請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謂當才即
請量加獎賞或有乖共舉兼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由
德序位以才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
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常慙濡翼之譏將贖貪功聊
陳狂狷勅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為急務竇貞固
名叅閏籍職在禁庭貢章疏以傾心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
分賞罰之科所貴當仁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寮於縉紳
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
名否臧盡達於予懷用捨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李詳為中書舍人上疏曰臣聞除舊布新故順天而設教惟名
與器不假人以樹恩所以示寓縣之至公所以仰朝廷之大柄
今則既逢英主未革前縱是敢聊舉一端輕重四達酌其損益
幸補涓埃伏覩南衙兩班內庭諸局或有不文不武非舊非勲
論伎術則固有所長語才行則罕聞其異但思月限以冒官常
俾五細以在庭使四方而何則有虛華級仍蔭私門忝營更及
於子孫祿利徒銷於府庫况今方興戎事久困生民顧無用之

官寮具負無關計有限之財力帑藏正虛若不去畱定成耗蠹伏望略加澄汰稍辨幽明則支分或減於殷憂內外庶成於通濟又覩十年已未肆赦頻降諸道職掌一例獎酬藩方不守於規程奏薦罔論其高下僕隸則動逾數百絲綸則皆示特恩所以倉場管鑰之微人曹局簡札之小吏比於伶倫賤類洒掃庸奴初命便假於貴階銀章青綬拜賜遽披於法服牙笏紫袍乃致貴賤不分寵榮濫被雖雷雨作解渥澤恐遺於萬物而衣裳在筭貞規何法於百王此後或有溥恩應諸道職員主兵將校外其衙前職列伏乞明示條章俾循事體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練使客將孔目官及有朱記大將十人仍取上名支郡則只許薦都押衙都虞候孔目官其諸色人並委本道量轉職次則得之者感恩有異受之者與衆稍殊寰區仰天子之尊藩后知王澤之貴名器之重治亂是資伏惟陛下俯迴宸覽略照愚衷勿為小善不行勿謂舊弊難改失之在漸謀之在初儻或因此畱神自可觸類而長宰相奏李詳才光鳳閣志奉龍圖聰明有作誥之方名器無假人之理以茲畱意爰具上章乃是

大綱且非小善既叶聖人之教可嘉君子之言所奏節度刺史州衙前職員等事望賜施行從之

竇儼世宗顯德末為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覩御札應內外臣寮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議論者臣非才寡識備位曠官仰承綸綍之言聊貢芻蕘之說其一曰伏以設官分職授政事功欲為政之有倫在命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負

十乃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耻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伏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戶上至縣令為縣大夫昇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官如賓從之禮郎中負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為之滿日當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迴日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負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事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其二曰為國為家之方守穀守帛而已二者不出於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增積失其理者耗畜燹勞民之顛蒙宜有勸教伏請於齊氏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之中采其關於田蚕園圃之事集為一卷下三司彫木版廣印頒下諸州流布民間疏奏雖不即行物議避之

謬誤

夫履赤墀之塗居青瑣之署掌堆行之令代如絲之言必須兼資才識精練典故極其思慮以奉攸司乃有失稽古之意違詳審之理或叙述漏畧或高下非宜既不切於事機且有辱於編命四禁之制斯為重焉至於黜免亦自述爾

後魏道武天興初姚興侵晉襄陽戍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帝詔御史中丞崔暹與裴袞為遵書以答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帝以言悖君臣之體勅暹袞亦貶其

主號以報之。逞哀乃去。貴主帝怒曰：汝貶其主，吾乃稱貴，何若賢兄也。遂賜死。

孝文時，蠕蠕國有喪，帝遣中書監高閭為書與之，不叙凶事。帝謂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遂引愆，免冠謝罪。

唐德宗興元元年，杜佑自饒州刺史除嶺南節度使。時帝在山南，朝廷故事報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

貞元三年二月，謚大行皇后王后為昭德皇后。詔兵部侍郎李紆為謚冊文。既進，帝以紆之文為皇后為大行皇后，非也。留中，不出。復詔翰林學士吳通玄為之。通玄文云：咨后王后，議者亦以為非。案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謚冊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

十一年五月，以宣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汴宋毫穎觀察留後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萬營為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觀察事。依前兼御史大夫。又以招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大夫王虔休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澤潞磁邢洺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以朔方留後以藥為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豐受降城定遠天德軍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捍蕃落使。依前兼御史中丞。初詔下，萬榮虔休藥等各除本府司馬及內出告身，始為長史。然

後追制改焉

十五年八月贈故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陝州大都督希鑒自涇原已改尚書兼衛尉卿此贈誤官銜也

十六年九月贈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郭暖工部尚書暖大曆十四年授左常侍建中二年以憂罷興元元年二月授大常卿同正以至于終令詔言常侍誤也

憲宗元和八年十月戊戌以左神策軍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司門員外郎韋弘景草制漏叙勲勞是月辛丑詔弘景守本官落職

十二年七月丙辰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中光蔡等州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狐楚所造也度以是行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剪其類為末革其志又以韓引為都統請改更張瑟瑟為近輟樞軸又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筭憲宗皆從之乃罷楚學士

十二月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文既成而淮西節度使李愬姻聯戚里其妻上言愈叙愬之功不平後有詔刊磨愈文別命段文昌撰述

梁太祖開平三年四月翰林學士鄭珏盧文度以書詔漏略王言罰兩月俸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壬申詔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可冊

贈太保鄭州僕射陂可改為大保陂時議者以僕射陂者後魏
孝文帝賜僕射李冲故因以為名及是命之降以為李靖蓋誤
也
四年八月太保太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節度使霍彦威神道
碑初琪仕梁至平章事而私懷感遇之恩舊之工碑版者奉勅
撰碑皆始叙君上獎功之道承認詔撰述之旨每於立意皆稱臣
彦威仕梁位至方面及茲叙其惕歷必須正名幾任是偽幾任
是朝命琪不欲指斥偽梁所撰碑文自初不稱臣中書覆奏云
李琪所撰霍彦威神道碑文既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
從之

稽緩

夫居代言之職處備問之地文有工拙性分利鈍或持橐而從
遊或簪筆而召赴乃有思靡流通情性底滯含毫而若失授簡
而後成不能措詞或懼奏克布之朝宁徒負覲顏如其吐詞雖
奸移晷乃就是謂晚成可以塞責斯則庶幾矣

漢司馬相如武帝時與枚臯俱為郎從行至其泉

行音不孟反

雍河

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楚鞠刻鏤

楚千六切足楚之也鞠音巨六切以韋為之中實以物楚蹋為戲樂

帝有所

感輒使賦之臯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相如善為文而
遲故所作者少而善於臯

魏和適高貴鄉公時為侍中甘露二年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詞

道為尚書陳騫等作稽番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

雅廣延詞賦以知得失乃爾紛紜良用惻然其厚道乎

宋謝靈運文帝時為侍中與顏延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帝嘗各勅擬樂府比上篇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

梁張卒高祖時為司徒掾直文德侍詔省侍宴壽光殿帝詔群臣賦詞卒與太子中舍劉孺並醉未及帝取孺子板戲題之曰張卒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北齊李愔為中書郎文宣在宴席口勅以魏收為中書監命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卒尔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每至構文必隱空齋塌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唐陸餘慶則天時為中書舍人常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詞責授左司郎中

李建穆宗長慶元年除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後唐崔沂初仕唐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堯錢珣俱秉筆見堯珣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訢曰沂踈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為諫議大夫

封舜卿唐末為禮部侍郎知貢舉梁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掘澁及試五題不勝因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周劉溫叟初仕晉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北虜犯闕溫叟恐備甚行與承旨張允上章求免所職及漢祖至汴宮久而求見執政援引欲置於兩制溫叟堅求散秩言稍詆訐蓋溫叟在翰苑日遇詞目繁委常難其才之不迨有退倦之志遂除駕部郎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四

國史部

總序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舉必書書法不隱所以慎言行示勸戒也

自伏羲始造書契神農之世民風尚樸官設未備黃軒之臣曰

倉頡取象鳥跡以作文字記諸言行行冊而藏之史官之作蓋

自此始一云黃帝得圖書於河洛史皇倉頡狀焉又云沮誦倉頡為左右史夏商皆有太史古之大史雖以

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夏太史終古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奔於商大史高勢知紂之亂載其圖法奔於周周

監二代並建衆職春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下大夫

二人上士四人小史掌邦國之志中士八人下士有十六人內

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

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掌書外令四方之志及三

皇五帝之書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皆有府史胥

徒之屬文武之時有史佚穆王有內史作穆天子傳宣王有史幽王有太史伯陽一云老子為柱下史惠王有內史過

襄王有內史諸侯亦各有國史齊有南史子余史囂晉有太史屠

有大史趙太史董狐史墨史蘇衛有史華龍滑魯有太史克左

丘明楚有左史倚相及史老秦穆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魯

文有外史鄭有太史而無名焉而晉大夫趙鞅亦有書過之臣乃陪臣之潛也戰國之世咸有史官秦

會澠池各命侍史書事齊田文每對賓客令記於屏風皆其事也秦并天下有太史令御史

之名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御史張蒼掌柱下方書之類是也漢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

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天下文書上宣帝改為太史令行太史

公文書其脩撰之職以官領之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又有

起居注似官秩如御史聽事侍旁記其漢

氏中興圖籍多在陳觀故使名儒署作其中有其名而尚未有

官明帝時班固傳毅為蘭臺令史與雒陽令陳宗等四大著又

有起居注馬皇后援禁中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諸作郎一人佐郎

一人並肄中書省專掌國史亦有他官兼領衛覲以侍中典著

郎為三人中書著作郎專脩國史而起居注無聞焉吳蜀分據亦各

有史職蜀有王崇補東觀吳有左國史薛營右國晉因魏制而

中書著作郎雖掌史注亦為兼官著作郎俗謂之大著作荀最

惠帝元康二年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專掌史任隸秘書省

後雖別置署而所隸如故佐郎八人秘書監自哀帝興寧二年省四人孝武

康寧元年復置八人晉制佐著作郎始僭偽諸國亦有史職趙前

劉聰有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亦令史臣撰國書

於東苑後蜀西涼紀事委之門下南涼置田紀祭祀使撰錄時

事自余偽主多置著作官前趙和苞后燕並統之類是也宋因晉制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

郎掌國史兼集起居注未室初建以來有名齊大祖建元二年

初置官史歷梁陳國史起居之任多以他官兼領齊以散騎常侍擅超驃騎

記室江淹掌史職侍中王思遠起居注梁周捨為尚書史部郎掌國史裴子野為著作郎仍兼掌國史及起居注之名自梁陳

至陳佐郎多為令僕子起後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

御左右記錄左右記錄常言及賓客訓答后又別置脩起居注

二人以他官領之而隸於集書省北齊別置起居省后周六官

之建春官府置外史掌王言及作動之事以為國誌即起居之

職也又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任皆掌綴國錄

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而著作不參史氏隋復置著作郎一

人佐郎八人隸秘書掌國史集注起居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

隸內史省亦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遂置起居官以掌其內焉唐高祖武德初因舊

制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置郎二人佐郎四人太宗貞觀初省

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隸門下省貞觀中每日伏退后帝與宰臣參議政事今起

居即一人三年別置史館於禁中專掌國史以他官兼領卑品

有才亦以直館命宰相監修隸門下省著作局始罷領史職是

年又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高宗顯慶二年置起居

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分掌左右龍朔二年改郎為左史舍人為

右史咸亨元年復舊武后天授二年又為左右史長壽二年始

脩時政紀自永右左史唯承旨使下右謀議皆不聞是年宰相姚壽上言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記述若不宣自

宰相史官踈遠無得而書之遂請伏下后神龍初復以左右史

所言國政要宰相一人撰錄為使政紀

為起居郎舍人每后帝與殿對立於殿下左即右舍人有會臨殿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會啓奏封拜

薨免悉載之明皇開元二十五年移中館於中書省北以其地

以送史館灼樞密紀事附近也憲宗元和四年令登朝官入館者並為脩

撰不過三員官高者一人非登朝者並為直館其宰相常以一

人監脩國史亦有兼監脩國史景龍中以侍中紀處納中書令

侍即蕭志忠並修國史頌置四人代宗朝史官受任子外亦或

宰相元載憲宗朝宰相齊抗並儵修國史兼領史職就治所脩撰及有許在家脩史者

開元八年以并州國某張悅兼脩國史齋史本州并就隨軍脩撰其後詔說致仕

在家脩史吳兢迂荆州司馬令就治所脩唐書尤專師湖南現

察使齋憲宗實五代官局日循無改原夫史氏之職肇於上世

所以記入君之言動載邦國之美惡著為典式垂之來裔申褒

貶之微旨為懲勸之大法故其司筆削之任慎直良之選歷代

審官莫斯為重今之所紀者凡推擇簡任之尤異討論撰述之

始末家世職業之嗣掌揚榘讎對之裁議冲識方正以無感恩

遇寵待而隆厚咸用標次以彰厥善其有踈略差戾受嗤於作

者構虛失實有紊乎書法乃至以鄙淺之識貽叨據之誦亦用

參紀申儆于后其有注錄之部次譜籍之名學方志之辨析世

緒之敷述皆司籍之事資博聞之益咸用輟緝以成倫要凡國

史部十有三門

選任 公正 思獎

選任

自軒轅之世則置史官蒼頡沮誦實居其職爾後夏終商摯周

任佚籀秦胡母氏漢司馬遷皆司記事之任並有良史之目逮

于後漢乃命鴻碩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歷代而下其

選彌重或以文學為時主之稱或以才識曰名臣之薦至有成書於外郡終老于冊府其所寄任亦可知也然則胡母而上不聞盈司馬父子是謂私作今之論著以班固為之首

後漢班固明帝時為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使復終成前所著書

劉珍安帝時為謁者僕射永寧元年詔珍與校書劉鈞駮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李尤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劉駮臨邑侯復子也駮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駮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順帝初再傳復為太史令自去史職五載復還先是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駮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議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

馬融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免官復拜議郎在東觀著述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大中大夫著作東觀

伏無忌為時中屯騎校尉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崔寔為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延篤傳又載篤為議

即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楊彪靈帝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荀悅為黃門侍郎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乃省乃令悅依左氏傳躰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禮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吳韋睢為黃門侍郎廢帝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

華覈為古國史後主時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眾世大才所撰精妙與

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榮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榮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榮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惧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榮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榮為冠首今見史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榮者少是以縷縷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後主遂召榮還為左國史

晉傳玄魏末為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選集魏書華嶠惠帝元康初為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

史之志轉秘書監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
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
華暢嶠少子也嶠漢書十典未成秘書監繆徵奏暢為著作佐
郎卒成十典

虞預為著作郎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著晉書四十餘卷

于寶為著作郎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
帝王之迹莫不有秘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
皇帝受禪于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于王府德音
未被乎管弦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
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
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

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建興中過江大興初元帝召隱及郭璞俱
為著作郎令撰晉史

朱鳳晉陵人吳震吳人單族有史才秘書監華譚薦二人擢補
著作佐郎並皆稱職

謝沉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度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
三十餘卷

徐廣東莞人孝武時為員外散騎侍常領著作尚書奏曰左史
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
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大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
儻為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

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勒成晉紀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
宋王韶之琅琊臨沂人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即使續後事

裴松之為尚書以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為諸暨令元嘉中受詔續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

何承天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

荀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為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助撰晉史

南齊丘巨源少舉丹陽郡李廡為宋武所知大明五年勅助徐爰撰國史

檀超為散騎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

王思遠高宗時為侍中掌國史及起居注

梁任孝恭以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

裴子野撰宋略成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除通直正員外郎著作如故勅使撰方國使圖周興嗣天監中為員外散騎侍郎左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

劉沓天監初為太學博士佐周捨撰國史至大通初為東宮通事舍人勅代裴子野知著作郎

陸雲公為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
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掌著作

沈俊為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勅撰梁官乃啓峻及孔
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

後魏鄧穎為中書侍郎大武詔大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
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

崔浩為光祿大夫太武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比土積德累
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
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
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
朕以眇年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谷故即位之初不遑寧

處楊威朔裔掃定赫連於神鹿始命史職注集成功以成一代
之典自爾以來戎旗仍舉秦隴尅定徐兗無塵平道寇於龍川
討孽豎於京城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
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
列言為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
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克散騎侍郎張
偉彥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摠焉

高克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少以文學知名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
根云三人俱京土才華同脩國史除秘書著作郎

段承根好學機辨有文思而性踈薄司徒崔浩見而知之以為

才堪著述言之太武請為著作郎引以同事

高讜為游擊將軍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

程駿為著作郎獻文帝與中除密郡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効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藉後授方伯愚以為允書奏從之

李輔字伯尚少有重名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勅撰太宗起居注尋遷秘書丞

韓顯宗為著作郎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言是司卿等之才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取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當代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

袁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宣武景明初李彪在東覲翻為徐訖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

游雅字伯度為東雍州刺史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為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宣武初為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改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

李彪字道固為秘書丞分領著作事

于忠為衛尉卿詔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康河南尹元萇等推定歷代姓族

李談之為彭城王總行臺參軍尋為侍中李彪啓著作郎脩國

田不元
史累轉黃門郎脩國史

房景先為員外郎侍中穆紹啓景先撰世宗起居注

陽休之莊宗時為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刑子明等俱入撰次後為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脩國史

杜齊杜臺卿字少山文筆尤工見稱當世以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脩國史

魏收字伯起後魏節閔時為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脩國史後為神武府屬崔暹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史神武謂收曰卿勿見陳

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即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即二年詔撰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摠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孫搢字彥舉少厲志勤學為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脩國史權會文義該洽兼明風角玄象被尚書符追著作脩國史監知太史局事

後周柳虬為秘書丞時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為丞始令監掌焉

隋姚察仕陳累遷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高祖開皇九年詔授秘書丞別勅

成梁陳二代史

薛德音道衡之從子有雋才起家為游騎尉佐魏澹脩魏史成
遷著作郎

劉炫河間人少以聰敏見稱為郡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奉勅

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

初邵為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文為內侍史即

李元操所奏帝心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收起居注

劉焯以儒學知名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

潘徽為晉王揚州博士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

常博士諸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揚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

唐蕭瑀為中書令武德五年十二月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

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

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相傳三國並命迄于晉宋載籍備

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

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繇歷歲祀各殊徽號

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

著績無乏於時然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

烈遺風泯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

碩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

王敬業著作郎聞禮可脩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

大史度儉可脩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脩

隋史太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脩

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史祖孝孫前秘書監魏徵可脩

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脩陳史
務加詳覈博採舊文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二十年詔宜令脩國史所更撰晉書詮次
舊文裁成義類俾夫湮落之誥咸使發明其有所湏可依脩五
代史故事若少學士亦量追取於是房玄齡與中書令褚遂良
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召中書舍人來濟著作即陸元
仕劉子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大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
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員外郎李玄
馭著作佐郎劉喬之光祿主簿楊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壽校書
郎張文恭並當時屬文士分切撰錄

許敬宗為中書令敬宗先受詔與中書侍郎許圜師太史今李
淳風著作佐郎楊仁卿著作郎顧喬等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
至顯慶三年實錄顯慶四年二月撰成二十卷

劉仁軌為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四年三月詔仁軌與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
郎高知周等並脩國史仁軌等於是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
武三思為特進則天長安三年正月勅宜令三思與納言李嶠
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融崔司
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脩唐史採四方之志成
一家之言長懸措則以貽勸誡

魏元忠為中書令神龍元年十二月制左散騎常侍靜德郡王
武三思與元忠及禮部尚書祝欽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

秘書少監柳冲國子司業崔融尚書舍人岑羲徐堅等脩則天實錄

吳兢勵志強學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國史累遷右輔闕與韋承安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

張說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開元八年詔曰肇有書契是與簡用所以彰乎得失示以懲勸非夫詳而有体辨而不華含陽秋之緼摠墳誥之頤豈能光我司典崇其立言右羽林軍將軍攝御史大夫權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天兵軍節度大使燕國公張說多識前志學于舊史文成微婉詞潤金石諒可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脩國史仍齎史本就并州脩撰

柳芳肅宗朝為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脩吳兢所撰國史未竟而亡

于休烈為工部侍郎脩國史宰臣李揆嫉之改為國子祭酒休烈性本淳謹怡然自適代宗即位甄別名品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脩國史

令狐峘博貫群書有口辨揚綰為禮部侍郎脩史引入史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禮部侍郎貶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召拜左庶子史館脩撰又貶吉州別駕監脩國史奏峘所撰代宗實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工

張薦字孝舉少精史傳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掌史任乃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就至關下以母老疾不

拜命母喪闋禮部侍郎于邵舉前事以聞召充史館脩撰兼陽翟尉累遷工部侍郎率薦聰明強記無不貫通自始命至常兼史館脩撰在史館二十餘年

蔣又初名武真元九年自前河南府王屋縣尉為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難其職制未下前召見於延英殿方命官元和四年為秘書少監兼史館脩奉詔與獨孤郁韋處厚脩德宗實錄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韋處厚為中書舍人長慶二年十月勅隨處士嘗在史館才行可稱伏以憲宗實錄未脩切資論撰宜兼充史館脩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

參

沈傳師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史館脩撰預脩憲宗實錄長慶三年出為湖南觀察使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杜元穎奏臣自去年奉詔命各據見在史官分脩憲宗實錄今緣沈傳師段官若更求人選擇非易其沈傳師當分雖網羅未周條目紀綱已粗有緒竊以班固居鄉里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專精國志玄宗國史張說在本鎮兼脩代宗編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遠考前代近參本朝皆可明徵實有成例其沈傳師一分伏望勒就湖南脩畢先送史館與諸史館參詳然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終始之効傳聞撫實無同異之差制可

蔣係乂子也大和二年為右拾遺史館脩撰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等奉詔撰憲宗實錄四年書成奏御轉尚書工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皆兼史職

字文藉以成陽尉直史館以韓愈同成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
後又為駕部郎員外郎史職與韋處厚路隨沈傳師同脩憲宗

實錄

王彥威為諫議大夫大和六年二月以彥威及戶部郎中楊漢

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脩撰

故事
史官

不過三員少或上於西員至
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李讓夷為諫議大夫開成元年四月以讓夷並權知起居舍人

事先是宰相於閣內奏起居舍人李襄有固疾請替帝曰朕聞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宰

臣李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淑帝曰讓夷可也

孟穆為戶部郎中大中八年七月監脩鄭即奏當館脩撰直館

共四員准故事以通籍者為直館伏以脩史重事合遷庭臣秩

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脩撰二員從之其舊

直館萬年尉張範涇陽尉李節勒守本官以穆及駕部員外郎

李渙並充脩撰通舊為四員分脩四季之事

蔣偕有史才為補闕史館脩撰咸通中與同職盧耽牛勣等受

詔脩文宗實錄

柳玘為吏部侍郎昭宗大順中宰相監脩國史杜讓能以宣宗

懿宗僖宗三朝實錄未脩乃奏玘及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

恭駕部員外郎李商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脩之

後唐張昭長興四年七月以前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史館脩撰

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依前知制誥著作郎直史館張守吉為

右補闕並充史館脩撰著作佐郎尹拙為左拾遺王慎微為右拾遺並依前直史館國朝舊事以本官直館者皆為畿縣尉令以諫官直史館自拙等始從監脩國史李愚奏也

晉趙瑩為相監脩國史天福六年二月勅曰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成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詞求若歲月更深何由尋訪宜令尹戶部侍郎張昭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侍郎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脩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脩其年四月瑩奏所脩唐史首尾二十一朝繇歷三百餘載其於筆削斯實難辨必藉群才同分事任張昭等五人奉勅同撰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竊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皆富典墳嘗親簡牘勸善懲惡雅符班馬之規廣記備

言必稱東南之職上祈聖鑒俾共編修詔從之以琦為戶部侍郎以拙為倉部員外郎與張昭等同脩唐史

漢賈緯為諫議大夫乾祐二年二月勅曰載唐虞之盛傳彼古文明得失之攸存乎信史恭唯高祖皇帝授天曆數續漢基畜戎虜蠻夷攝靈旗而內附禮樂征伐建王道於大中功格于上玄化行乎率土將歆示其軌範約彼春秋接高光紀聖之書續班馬記言之典廢而不舉闕孰甚焉左諫議大夫賈緯左拾遺竇儼右拾遺王紳等才學淵深論辨鋒起分職方提於直筆編年允屬於鴻儒宜令緯等同脩高祖實錄呈進仍令宰臣蘇逢

告監脩

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

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焉

趙泉車敬俱為符堅著作即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泉敬等已死乃止

宋玉韶之為黃門侍郎領著作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欽作亂珣子引欽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南齊劉祥為長沙王鎮軍校咨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咨聞帝對而不問

後周柳虬為西魏祕書監脩起居注太祖既廢魏帝立恭帝太饗群臣虬執簡白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已七歲文帝

言於安定公

即周天也

曰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宜勉之公

既受茲重寄居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囑之意此答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告諭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眾士維文帝以襁褓之嗣托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答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眾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

唐杜正倫太宗貞觀二年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自言於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絹二百疋

諸遂良為諫議大夫知起居注貞觀十六年四月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背書何等事大抵人君得見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諫誠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執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曰然七月太宗又謂遂良曰尔知起居此來記我行事善惡良曰四海大平為行事耳然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

吳兢開元中為著作郎兼脩史時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元中事乃謂兢曰劉五脩實錄劉五即子玄也論魏齊公事殊不相饒假與說毒手當時

說驗知是吳兢書之所以假托于劉子玄兢從容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脩述草本猶在其人已亡不可誣枉於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脩史官蘇宋等見兢此對深驚異之乃歎曰若取人情何名為直筆

于休烈為太常少卿脩國史至德二年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興勃焉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鄭即為起居郎大和九年十二月文宗御紫宸殿與宰臣鄭覃李石等議政宰臣既退帝命即等適所記錄者將來一覘即對曰執筆所記便自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即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觀覽國史用知得

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恐致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勛曰適來所記是且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助矣乃進所記帝畧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宰相曰適來鄭勛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道理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為愧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段何妨一見見誠醜言

魏謩為起居舍人開成四年十月文宗於紫宸殿對百寮遣閣門使就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為聖王鑒戒陛下但為善事勿異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以陛下為太宗文皇帝乞陛下許臣比職褚遂良帝曰我向前以曾取看謩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為非若陛下一覽之後自比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非史也遣後代何取信遂止

息獎

軒后以史名官晉卿因籍命氏文籍既興官守攸重其所由來遠矣逮乎漢氏之世則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其後列鴻都藏室之署分東觀祕府之局典司著撰裁正編簡禹國江左以迄于五代未嘗不建官分職克慎其撰焉蓋髦士俊民乘時間作而當世之君莫不隆其禮命形於詔獎或蕃錫加等或崇

進異數以至推恩而延賞追美以飾終發乎嘆想形於悼惜蓋夫鴻碩之老良直之士所任重而其才難不可以不欽尚者後漢高彪除郎中校書東觀遷內黃令帝勅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吳華覈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後主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憤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梁蕭子雲為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陳杜之偉為大匠卿遷大中大夫仍勅撰梁史永定三年卒高

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万布五十疋棺一具尅日舉哀

後魏韓顯宗為著作佐郎孝文曾詔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况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詠大勝比來之文北齊魏收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三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史神武謂收曰卿勿見陳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

隋卽茂大業中為尚書左丞相撰州都圓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

裴矩為吏部尚書大業初西城諸蕃塞於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

唐房玄齡為左僕射貞觀十年正月與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大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守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陳齊梁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誡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絨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亢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於是進其班賜各有差

高士廉為吏部尚書貞觀十二年與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百卷太宗稱善頒賜進級各有差

敬播為著作郎與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貞觀十七年上所撰高祖今上實錄各二十卷玄齡以下班賜進級各有差褚遂良為中書令貞觀二十年詔脩進書以司空房玄齡及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召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六元仕留子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員外郎辛亥馭著作郎留裔之光祿主簿楊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壽校書郎張文恭並當時屬文之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傍求遺逸

芟夷繁雜舉其精要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義郎
敬播主客員外郎李懷儼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重加
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為本摭撫諸家傳記而附益之數載而書
就頒賜加級各有差

長孫無忌為大尉受詔與史官同續脩貞觀實錄永徽五年閏
五月畢功立闕表上之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
二十卷帝覽而歎郝無忌等賜爵加級布帛各有差

于志寧為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先詔大尉長孫無忌與志寧
及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崔敦禮與禮官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
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弘文館學士李義府著作
郎崇賢學士留裔之著作郎楊仁卿起居郎引館直學士張文

恭等脩撰國史依記傳之體凡八十一卷顯慶元年七月勒成
無忌等詣闕上之詔無忌已下加爵賜帛有差

許敬宗為中書令與中書侍郎許圜師著作郎楊仁卿等受詔
撰貞觀二十三年以至顯慶三年至公凡成二十卷顯慶四年
二月畢功奏上之封敬宗子曰為新成縣男國子祭酒令狐德
棻進封彭陽縣公中書侍郎許圜師封平思縣公大史令李淳
風封昌樂縣男著作郎比平縣男楊仁卿著作郎今抗縣男顧
裔並加朝議大夫並賞脩實錄之功也

李延壽為符璽郎撰南北史一百八十卷卒高宗詔曰故符璽
郎李延壽藝文該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詞殫直筆雖其入
已亡功有可錄宜賜其家絹五十疋仍令詳正所以馮兩本付

秘書一本賜皇太子

武三思為左射騎常侍德靜郡王與中書令齊國公魏元忠禮部尚書魯郡公祝欽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秘書少監柳冲韋承慶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為三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神龍二年五月奏之帝稱善降璽書勞問三思賜物三千段魏元忠賜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諮議參軍昇為任城縣男祝欽明進爵魯國公賜物八百段徐彥伯等各賜爵二等賚物五百段

竇懷貞為左僕射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至忠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柳冲太子詹事徐堅左庶子劉子玄先天二年三月奏上所脩姓族系錄二百卷懷貞已下加爵賜物八百段徐彥伯等各賜爵二等賚物五百段

竇懷貞為左僕射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至忠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柳冲太子詹事徐堅左庶子劉子玄先天二年三月奏上所脩姓族系錄二卷懷貞已下加爵賜物各有差

劉子玄為左散騎常侍脩國史開元四年與吳兢撰則天實錄四十卷成以聞又引古義曰於執政宰相姚崇奏曰伏見貞觀十七年監脩國房玄齡與史官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脩高祖實錄二十卷成制封玄齡一子為縣賜物一千段敬宗一子為高陽縣男賜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太子司議郎賜物五百段仍並降璽書褒美又神龍二年五月監脩國史中書令魏

元忠與史官大帝少卿徐彥伯國子司業崔融等脩則天實錄三十卷成制封元中一子為縣賜物一千段彥賜爵二等物五百段自卑官加兩階物段准處分仍並降璽書褒美令史官劉子玄吳兢等撰睿宗實錄又重脩則天中宗實錄並成進訖准撰脩太宗實錄例脩官已下加爵及賜命子玄等經臣援引古今款臣聞奏臣謹尋故事例有思賞事屬當時不可為準子玄等始末脩撰誠亦勤勞叙事紀言所錄雖重承恩賞賜固不在多子玄吳兢望各賜物一百段許之

一云子玄以脩則天實錄封言巢縣子

吳兢神龍中與韋承慶劉子玄等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抗疏言曰臣先脩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家居負無紙札乞終余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脩史開元六年七月表乞典郡曰臣自掌史東觀十月七年歲序徒淹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誠將來顧省微躬久妨賢路乞罷今職別就他官至於治人之政在在兢尤所詳望令試典一郡刺舉外臺必當效績循良不負朝寄又兢尤致仕已來俸料斯絕所冀祿秩稍厚其脆有資烏鳥之誠幸垂矜察帝親札報曰夫子臨書是為盛業史官秉筆必佇良才著作疆記洽聞時議咸許牧州典郡此類何求豈轉要以從閑乃迴難而就易私願或恢公道若何八年詔其父鄭州長史處歆為鳳州刺史仍聽致仕以兢脩國史故也

賈耽為宰相貞元十四年耽獻九州圖并別錄通錄十卷德宗賜內厩馬一匹錦綵二百匹銀餅盤各一十七事耽又上海內

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德宗覽而善之賜錦綵二百
四袍段六錦帳二銀缸盤各一銀盂二馬一匹

令狐峘為起居舍人撰玄宗代宗實錄順宗初座元和三年以
脩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

裴均監脩國史元和五年十二月與諸史官進德宗實錄五十
卷憲宗覽而稱善乃賜均繒錦三百匹及銀器等以秘書少監
史館脩撰蔣武後名為諫議大夫直史館密縣尉樊紳為左拾
遺內供奉咸陽縣尉韋處厚為右拾遺內供奉萬年縣丞林寶
為太常博士並仍舊職

李吉甫為宰相元和八年二月進所撰和元州郡圖三十卷賜
錦綵二百匹銀碗盤各一

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韋處厚為中書舍人長慶二
年十月勅隨等曾在史館才行可稱伏以憲宗實錄未脩切資
論撰宜兼史館脩撰其學士如故又勅路隨韋處厚且上後日
入史館脩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至大和四
年三月隨以宰相監脩國史表上憲宗實錄賜隨及見在史官
司封郎中蘇景商起居舍人陳夷行屯田員外郎李漢右拾遺
蔣係各錦綵銀有差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撰唐典自武德終永貞成一百七
十卷文宗嘉之賜以錦綵銀器李紳為宰相監脩國史會昌三
年與脩撰官鄭亞等再脩憲宗實錄畢進上賜銀器錦綵有差
魏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大中八年脩文宗實錄四

十卷上之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負外郎王渢
右補闕盧告膳部負外牛藜皆頒賜銀器錦綵序還職秩
後唐趙鳳為宰相監脩國史天成四年上新脩德懿祖獻祖太
祖紀年錄其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鳳及脩撰張昭遠呂咸
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晉姚顛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清泰三年上明宗實
錄三十卷同脩撰官中書舍人充史館脩撰張昭遠授尚書禮
部侍郎中書舍人充史館脩撰李詳加中大夫上柱國並依前
充職戶部郎中充史館脩撰程渥授右諫議大夫左拾遺充史
館脩撰吳承範授左補闕充右拾遺直史館楊昭儉授殿中侍
御史各頒賜有差

周張昭為兵部尚書顯德三年十二月勅修太祖聖皇帝實錄
并梁灼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張昭脩同脩委張昭定名奏
請四年正月昭上言奉勅編脩太祖實錄及唐梁二主實錄
今請國子祭酒尹拙大子詹事劉溫叟同於史館編脩

公正

夫簡續之興得失攸紀善惡無隱曲直遂分是故觀法於斯人
見信於來裔其或紀言動之任舉春秋之旨雖微婉之所在亦
纖介之必書故使胥矣之言足徵於龜鑑直哉之筆若列於日
星斯蓋得執簡之餘勞書法之遺懿者已

董狐為晉大史晉趙穿襲殺靈公於姚園

虞翻曰園名也

而迎趙盾趙

盾素貴得民知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君盾復位晉大史董

狐書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
止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能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
古之良史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聞義則服杜預

日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乃免

齊大史先姓名崔杼弑其君莊公光立景公而相之太史書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之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吳韋曜為孫皓侍中領左國史皓歆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

登帝位宜各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

晉孫盛歷著作即祕書監著晉陽春秋詞直理正稱良史焉既

而大司馬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

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再改之

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執憲雖子班白而廷訓愈峻至此諸

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

本寄之於慕容暭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

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焉

漢賈緯仕晉為起君即天福六年奏曰伏覩史館唐高祖至代

宗已有紀傳得宗至亦存實錄武宗至陰濟凡帝凡六代唯有

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六

十五卷自為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脩述臣聞裴子野之

脩宋略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景有

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焉崇文之道已行
虎殿延儒有疑之論斯啓昨宣綸詰精擇史官以李氏受終想
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法定義於文或異恐誣
俗之化變致信實以湮沉將揖亡書以脩隆典臣久居職分深
耻闕遺今錄淺聞別陳短序伏冀特廻睿覽俯念愚衷芸閣蓬
山誠莫裨於良直蹄涔掬土願少助於高深請下有司用當取
證帝覽之嘉歎賜器皿幣帛

趙熙為兵部郎中天福六年與吏部侍郎張昭授詔脩唐史開
運中竟畢其功熙授右諫議大夫昭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開

國子增食邑二百賞筆削之功也

一云開運二年史館上新脩

前朝李氏書賜監修宰臣劉

昉脩史官張昭直館王仲等繒絲銀器各有差

周張昭為兵部尚書與太子詹事劉溫叟等顯德五年撰太祖
實錄三十卷上之賜物有差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五

吳谷國史部二

採撰

史氏之職舊矣自周衰失官舊章隳紊仲尼因魯史記之文考

其真偽刊而正之以勸戒蓋諸侯之蓋諸

之業受成書之託由三五已來上下數千載論次其事為一家之

言班范繼踵述遵無廢信乎得良史之體為作者之雄也爾後

或被詔著撰或私為記述乃有特出新意裁成義類追法春

秋繫以時月皆研精極慮各自名家至若煥然垂法著為國典

藏在本府是謂信史者咸不越子長之矩護矣其有述高賢者

舊之美詮高逸貞烈之行第賤官之儀秩摺記載之遺逸叙天

官五行之占侯紀輶軒木鐸之方言著為紀傳參於志錄者亦
史臣之軀也咸附出焉不涉下身之狀其亦不與
周禮子明王道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實論史記舊聞興
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事約辭文去其煩重以
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徒口受其傳至為有所刺譏褒諱
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異端各
安其意失其真故曰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丘明春秋子貢
撰越絕書十六卷

尹喜為函關令撰高史老君內傳三卷

鬼谷先生撰老子傳一卷關令尹喜傳一卷已上並傳記漢陸賈為

太中大夫撰楚漢春秋五卷司馬遷生龍門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

今同則韓城縣北耕牧河山之陽河之北山年十歲則誦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都觀夫夫遺風鄉射鄒嶧鄒縣名也嶧山也行鄉射之禮阮困蕃薛彭

城蕃縣名也過梁楚以歸反為太史令以為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

絕葉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

圖籍散亂漢行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

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

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

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繼慕其職曰於戲於戲歎聲余維先人

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

余手欽念茲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行原始察終見

觀盛衰論考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三

本記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

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

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言衆星共饒北辰諸幅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

也輔弼股肱之臣配言忠信行道以奉至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

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執成一家言六 執

也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

貳本乃扁以竢後聖君子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

平侯楊禪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又安司馬史記迂自叙云迂史

海內一統明王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余甚

麟止作史記令故卒陶唐以未至于

東方朔為侍郎撰十州記一卷神異經一卷

劉向為中壘校尉撰戰國策三十卷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撰蜀王本記一本

後漢班彪為司徒掾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

司馬前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

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彪

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數傳後十篇彪班卒子固歸鄉

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歆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書顯宗告固私毀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繫京兆獄盡取其家

書先是扶風人蘇郎偽言圖織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

害

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其言固所著述意而郡
上其書顯宗甚竒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使與前睢陽令陳
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
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成終前所著書固謂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
博矣至孔氏纂之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遺文其語不
經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曰魯史記而
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是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
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
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代秦定吳天下有楚
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訖于大漢漢紹堯運以建命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
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則於秦項之列大初以後闕
而不錄故深慕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治

道為春秋考紀

春秋者紀謂帝也紀

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

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
諷誦焉又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以詳備前書撰武建以後其
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紀云蔡邕靈帝時
為議郎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曹事流離不及
得成及徙朔方居原曰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曰朔方髡鉗徙
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又異太恩初由

宰相備備數典成以叔父故衛尉貞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
詣東觀著作遂與群儒並拜議郎沐浴思澤承答聖問前後六
年負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輩轂旬日之
間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校絲髮之
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刁鋸裁臣首領得
就于罪父子家屬徒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
敢復望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缺罪洛陽詔獄生出宇戶顧
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轂門復聽
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後上書謝恩以轉徙郡縣促遣
偏於吏手不得頓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
職在侯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草闕庭誠致知聖朝
不貴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嘗以為漢書十志下
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大傅胡
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
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分受之所使元
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
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須增損乃有施行為無窮法道
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與共參思圖
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
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
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歆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

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監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期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灰燼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及設施謹先覽踣刪科條諸志臣所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摺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草章左右臣初被拷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能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發愚請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光昭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唯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列傳又載邕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零紀及十意又補諸闕列傳四十二篇目李崔之亂湮滅多不存十意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車服意第五車服意第六臣欽若曰余四意史不載名

荀悅為黃門侍郎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劉艾為侍中撰漢靈獻二帝紀三卷

蔡質為衛尉撰典職式

侯瑾公車至徵不至案漢書記撰中興以後行後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

劉珍為謁者安帝永平元年詔珍與校書劉騶駮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起騎校尉李尤為諫議大夫受詔典謁者僕射劉珍等但撰漢記

應春奉官至司隸校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表松書曰事于剛史記漢書及

漢記三百六十余年自漢後至其詩凡七十卷名曰漢書事

趙畢會稽人舉有道不就著吳越春秋十卷

趙岐為太常著吳越春秋

郭憲為光祿勳撰漢武洞宜記一卷

楊孚為議郎撰交州異物志一卷

魏張璠撰後漢記雖似未成辭藻可觀

孫該字公達彊志好學著魏書

王粲為侍中撰漢末英雄記八卷

魚豢為郎中撰典略十九卷

袁曄撰獻帝春秋一卷

張湛為左將軍撰魏紀十二卷

毛范撰呂布本事一卷

孫舒元撰漢魏春秋九卷

蜀譙周入魏封陽城亭侯撰三巴記一卷

吳謝承字偉平權謝夫人弟為武陵太守撰後漢書五百余卷

會稽先賢傳五卷

韋曜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

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後為侍中領左國史孫皓忿怒狀付

獄曜獄曰史上辭曰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記載既多虛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繆因尋接傳記考合異同采耳目所及以作洞

紀起自抱犧至于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

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在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
特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急不宜乖誤
囚自志至微又作官職訓又辨釋名各一卷歆上之新馬始畢
會以無狀幽囚特命泯沒之日恨不止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
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恨淺蔽不合天聽抱怖省息乞
垂哀省懼冀以比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以故竟身死於囹圄
周昭字恭遠與韋曜華瑩華敷並述吳書
五百餘卷
萬震為丹陽太守撰前州異物志一卷
陸覲為左丞相撰雜傳十九卷

胡冲撰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吳曆六卷

虞禹撰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

吳人撰曹瞞傳一卷

晉華嶠遷尚書以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
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
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興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
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
緒起于光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一十二卷皇后紀
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譜三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
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
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後漢書奉
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大常張華侍中王濟咸
以喬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大尉汝南

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官上列傳通講事獲施行又撰紫陽貞人周君傳一卷

張華撰列異傳三卷

東晉為佐著作即撰晉帝紀十志并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並行於世

皇甫謐累徵不起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

春秋並重於世又撰韋氏傳三卷

王倭為臨汾公相國傳列女後傳七十二人

周處為御史中丞撰集吳書

袁山松為吳郡太守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

祖台之字元辰為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陳術字申伯著益部耆舊傳及志

楊方為高梁太守撰吳越春秋

司馬彪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

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最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脩則

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脩已故

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

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七缺者多彪乃討論

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

下旁貫庶事為記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陳壽為御史治事撰蜀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即撰魏吳蜀三

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

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元康七年卒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頽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

又壽國志云從荆楊來者得陸覲所諫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使朝省問欲言目以付之虛實難名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撻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虞溥為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卒于洛子渤過江上江表傳于元帝詔藏于秘書

虞預為散騎帝侍領著作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曲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

王隱字處叔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書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其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必長五都游官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

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勤學篇作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污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所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止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皇史官遂寢不報大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即令撰晉史著作即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丁家貧無資書用不成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書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人所撰文体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于寶為著作即始今國史累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訖至愍第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畝思京房夏侯勝等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稚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按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神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者先志

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
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具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
兩說此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
告之實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
之表綴片言於殘缺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
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
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
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語
頗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
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
之肯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幹有以游心寓
目而無尤焉

謝沉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選為著作郎撰
晉書三十餘卷後漢書百卷及漢書外傳

習鑿齒為桓荊州別駕出為滎陽太守是時溫凱覲非望鑿齒
在群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
時蜀以宗室為止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秦逆至文帝平蜀乃
謂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授明天心不可以
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

又撰襄陽耆舊傳五卷

韋謏集為石季龍太子大傳記世事數十萬言

裴寵為吏部郎遷東陽太守撰後漢記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
三卷

薛榮為散騎常侍撰漢記六十五卷

張榮為江州從事撰後漢南紀四十五卷

王沈為司空撰魏書四十八卷

環濟為大學博士撰吳紀九卷

張勃撰吳錄三卷

朱鳳為中書郎撰晉書十卷紀元帝

庾銑撰東晉書七卷

稽康為中散大夫撰高士傳三卷

陸機為平原內史撰晉紀四卷晉惠帝百官名三卷

樂資為著作郎撰春秋後傳三十卷山陽公載紀十卷

荀綽為下邳太守撰晉後畧紀五卷

王羲之為右將軍會稽內史許先生傳一卷

王度為北中郎將二石傳二卷二石偽治時事二卷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撰女記十卷

喻歸為侍御史撰西河記記張軌事

孔預為會稽內史撰晉咸和咸康故事四卷一名名喻

盧綝為廷尉撰晉四王起事卷四八王故事十二卷

范瑗撰交州先賢傳三卷

潘岳為給事黃門郎撰關中記一卷

葛洪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撰神仙傳十卷西京

雜記一卷

蕭廣濟為輔國將軍撰孝子傳五卷

戴祚為西戎太守撰甄異傳三卷兩征記一卷

王愆期為散騎常侍撰襄陽上都督府事一卷

孔衍為廣陵太守撰魏尚書八卷春秋時國記十卷春秋後國

語十卷漢尚書十卷漢春秋十卷漢尚書二卷後漢春秋九卷

後魏尚書十四卷後魏春秋九卷國志歷五卷

賀循為太常撰會稽記一卷

鄧粲為荊州別駕以父騫有忠信言而無知者乃著晉元明

記知十篇

顧夷撰吳郡記五卷

張氏撰晉書鴻烈六卷

左明楷為石勒記室與程機撰上黨國記

石泰為石勒參軍與石同石謙孔隆撰太單于志

和包撰漢趙記十卷

田融撰趙義一卷一日石集記云石勒事

范亨撰燕書二十卷

張銓撰南燕錄五卷記慕容德事

遊攬先生撰南燕書七卷

張諮撰記八卷記張軌事

王景暉撰南錄六卷

盖洵撰珠崖傳一卷

王子年撰拾遺錄二卷隱士無官

何伸燕撰秦書八卷記府健等事

劉景撰燉煌實錄十卷

記張軌事

段龜龍為著作即撰西河記二卷涼記十卷

記名光事

宋徐廣為負外郎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史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晉春秋著乎魯史自眚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大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眚迹儵為疇右臣等參詳宜勅著作即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烏累遷正負常侍太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目乞解史任不許

又撰孝子傳三卷

荀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為負外散騎侍郎著作即徐廣重其才學伯子及王韶韶之並為左郎助撰晉史乃著桓玄等傳文撰辭常侍傳二卷

王儉為秘書丞元徽初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

王韶之好史籍博涉多聞父偉之少有志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代佳事又撰孝子傳十卷

續咸著遠遊志異物志皆十卷行於世

范曄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剛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曄所撰十志一皆託謝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再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謝靈運為秘書監太祖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裴景仁為殿中負外將軍時沈曇慶為條州刺史景仁人助成
彭城本僭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僭偽本
末其書傳於世

劉謙之好學撰晉記二十卷

袁炳字叔明有文學為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辛

何法盛為湘東太守初郝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法盛法盛有
意圖之為詔曰卿名位貴達不復候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
袁寵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
在齋內厨子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
於是遂為何書

徐爰為中散大夫撰宋書六十五卷

臨川王義慶撰續漢書五十八卷宣驗記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

江左名士傳一卷

擅道鸞為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郭季彥為新興太守撰續晉陽記五卷

何承天為廷尉撰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前雜傳九卷

段國為新廷亭侯撰吐谷渾記二卷

劉通會為徐州主簿撰先朝故事二十卷

郭緣生為天門太守撰武昌先賢志二卷述征記二卷

郭緝之為員外郎撰孝子傳五卷東陽記一卷

范晏撰陰德傳二卷

袁生壽撰古異傳三卷

劉敬叔為絡事撰異苑十卷

陶潛為彭澤令撰搜神後記十卷

東陽無疑為散騎常侍為齊諧記七卷

劉損為太常卿撰京口記二卷

盛引之為臨川王侍郎撰荊州記三卷

袁淑為太子左率撰直隲二卷

雷次宗以散騎侍郎徵詣宋邑撰豫章記一卷

南齊臧榮緒為徐州主簿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記鉅志

傳百一十卷又撰續洞記四卷陸澄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撰雜

傳檀超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

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

無假年表立十志年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

朝會輿服依蔡邕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

五星載天文日蝕五行改日蝕入天志以建元為始帝女躰自

皇宋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得詔內外詳議六信

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食宜加編錄

以崇務本朝會法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書議比乃

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

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

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

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

文餘如儉議詔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未備也時豫章

罷襄著齊典上超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為齊名為河洛金匱者

王智深遷大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勅知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濬明殿令拜表奏上

劉洙撰齊記十卷

孔稚珪為散騎常侍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撰陸先生傳一卷

祖冲之為長水校尉撰述異記十卷

王中撰法師傳十卷

梁沈約為尚書令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

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撰國史明帝有勅賜許二十餘年所撰之書凡一百三十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亂失第五卷齊建元四年被勅傳國史永明二年又領著作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八卷齊紀高祖記十一卷任昉為新安太守著雜傳二十四十七卷

江淹為紫光祿大夫撰齊史上志行於世

裴子野為鴻臚卿初曾祖松之宋元加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歆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傳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子野又撰李膺為益州從事著益周記三卷行於世子野又傳衆僧

傳二十卷

一云傳名僧
祿二十卷

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

顧協為荊州記室撰晉先傳五篇瑣語十卷

陸昭學涉有思理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世

王僧孺為南康王詔議參軍傳東宮新記

蕭子顯為吳興太守好學屬文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代記五卷貴儉傳三卷

蕭子云為侍中幼有文彩既長勤學以善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及為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

十卷

吳均為奉朝諸著齊春秋三十卷吳郡錢唐先賢傳五卷續齊諧記一卷

鍾岍字長丘官至建康令著良史傳十卷

劉查累官至尚書左丞自少至長多所著書撰高士傳

官新舊記四十卷並行於世

庾詵詔徵中書侍郎不起撰帝歷二十卷

丘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

江篇為光祿大夫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撰神祿五卷

劉昭為中軍臨川王記室撰幼童傳十卷

臧嚴為鎮南諮議撰棲鳳春秋五卷

陶弘景為諸王侍讀後辭祿自號華陽隱居撰帝代曆五卷

梁曷撰梁武帝大捨三卷

鄭忠撰晉書七卷

謝吳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錄五卷

王琰為吳令撰春秋二十卷宜詳記十卷

蕭韶為長沙王撰梁大清記十卷

蕭世怡一云大園封樂良王仕隨位內史侍郎撰淮海亂離志

四卷叙梁末景之亂

謝綽為少府卿撰宋拾遺十卷

王逸撰齊典五卷

周興嗣為散騎員外郎給事中撰梁皇帝實錄三卷并皇德紀

已訖武帝故事又云謝旻撰五卷

劉仲撰梁第暉中興略十卷

后梁安成欣傳學善屬文著梁史二百卷遭亂失其本

陸雲公為黃門郎兼掌著作奉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

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陳顧野王為光祿卿撰續洞宜記一卷國史傳三百卷

何之元為始興王續陵諮議參軍及秘陵之誅元乃屏絕人事

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

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年逮于王琳遇獲

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興其序日記之與史其
流不一繼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三皇
之簡為三墳五帝之策為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乃至尚書著唐帝
為堯典虞典為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為義久矣哉若
夫馬史班漢述帝命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
之曰志摠其三國分路楊鑣唯何盛法晉書夏帝紀為帝典既
云師古在理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梁有天下自

前區寓寧晏大清已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為盡美

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
以前若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
識民黎之情偽爰建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

若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常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
若干卷為叙亂泊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嘔歌訟獄唯
向西陝而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而
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六勲有屬今以
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舛替則敬皇紹立仍以

以若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是其忠節
今以若干卷為後嗣主至在太宗雖知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
不遵蓋以抱於賊景故也承暉紀歷自接大清神筆詔書非宜
輒改詳之後論茲有理焉夫事有終始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
叙述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由此而言寔資詳悉又
編年而舉其歲詳次者蓋取分明而易考也若夫獫狁孔熾

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
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宇文所挾為西魏所以相
分別也重以所編列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

許亨為衛尉卿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之後撰梁史成者五
十八卷

陸從典入隋為給事兼東官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揚素
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

以察入隋授秘書丞別勅成陳梁二代史所撰雖未畢
開皇之時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今在內殿梁陳二史
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其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
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流涕奏行思廉初補漢王府

行參軍掌記室後尊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中書侍郎虞世基

奏思廉踵梁陳二代史自是以來稍就補續

又撰傳國
略十卷

許懋為著作郎著作述行記四卷撰齊記二十卷

趙齊旦為中郎將撰陳王業曆一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第五百五十五

用所六部

國

